

陳修園先生醫書
新
增七十二種

錦章圖書局
印行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言膚腫病內經渠言目氣相搏 若風強氣於氣則淫肌膚而動時

效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為水水成則腫難以俛仰若風氣則治

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其脈自浮浮為外證骨節疼痛風尚在惡風皮水之脈證其脈亦浮外證胸腫按之沒指

其邪既去經故而在不惡風在皮其腹中空如鼓未及腸臟故而不渴當發其汗俾皮間之正水之脈證奈何三陰結而非風結故其

脈沉水厥陰三陽結而下焦陰氣不復與胸中
故其脈遲遲之陽相調水氣格陽在上故其
外證自喘喘為大與石水證目相同者不必言也
石水之脈澀
奈何水腫

不於下而
 行故其脈自沉
 而水在下而
 不遇病專在
 下而氣中未
 及於上故其
 沉外證少腹滿
 而不喘所不喘
 同為此證亦不
 必言也目與正
 水黃汗

之脈蓋奈何其脈沉遲心受邪身發熱熱傷在胸滿陽部之邪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則邪氣侵陰必致癰膿此於

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之病脈而脈浮則為風風者天之氣也洪則為氣氣者人之氣也是風氣相搏若風強於氣則陰肌膏而為

癰瘡身體為癰癰者藉挫而為泄風久則生為痂癰若氣強於則風從氣而鼓為水水成則腫難以俛仰若風氣強並

兩相維繫而水液從身體洪大腫滿蓋風為虛邪自汗惡汗出乃愈惡風則邪之虛無有疑議故此為風水彼不惡風

者表無小便通利非風水之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乃水入傷心汗內此為黃汗此詳風水之病源且風水病最

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風水脈浮黃汗脈沉而易知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寸口脈沉滑者不見風脈中有水氣之屬上水然高巔面目腫大風為陽邪有熱

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欲此正水之按其手

足上陷而不起者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風風水比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去當骨節疼痛此陰邪表反不疼即與陰邪身體不為反為重重則便知其為而為痠痠則便知

金匱要略卷之六 水氣

金匱要略卷六 水氣

風水濕於外其人不可不渴病在外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此外另有惡寒者此為極虛之證發汗得之亦另有芍藥甘

水之例○若前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而於外不惡寒處得其機關知非病風而此為皮水其身體腫而冷狀如

周痺蓋以周痺為寒濕痺其陽皮水為○若前證胸中氣窒室中作不能食行則不反聚痛至暮分更躁而不得眠

明熱入水傷心塞鬱所以大畧相似也○若前證之痛在骨節脈證却不相反且一汗所能愈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

受熱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均宜發渴而下利小便數者非一汗所能愈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

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

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婢加朮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戒其發汗大有深意

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疲前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

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膚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疲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

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

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風水皮水之外又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其脈而不浮沉熱久小便不利積

有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其脈而不浮沉熱久小便不利積

於外者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除其黃腫反因此自利亡其津液亡津液故令渴以越婢加朮湯主之此又

從風水外而言裏水也尤在淫云越婢加朮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發表以其腫

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

此治小便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津也亦通

水不可不宿疾而致跌陽脈因水蓄於下氣伏脈亦當伏今反緊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寒而反下之

傷即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瀆無權水不行跌陽脈因水當伏今反數此因其人本

自有熱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日積此欲作水則水為熱蓄而不行也此言水病人別有宿疾當從

跌陽脈與其舊疾見證而兼顧之不可以見腫治腫為能事

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

之入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跌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焉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次男元犀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秘殿後此方刻八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已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訂舊著命余讀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第方中天雄難得不妨以附子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妨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二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己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止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

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歷節風脚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迥殊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將成未成之際其脈何如寸口脈弦而緊緊為寒弦則衛氣結而不行衛氣不行則即惡寒行則衛氣不水液不運而沾流走於

腸間遂流於肌此言水病之初成責在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也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抑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病在既成之際其脈何如寸口脈沉而遲沉則水在裏遲則水在表此言水病之既成責在腎陽以少陰主腎陽也意

者寒自內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正水之脈有恒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斷其為水此脈與水之病

其脈應沉而沉者水行皮膚榮衛或過則脈亦沉今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浮迥異浮

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緩則藥以夫水病人脾胃為水目下有形卧蠶水明亮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沉脈伏其人胃中津液水飲

於肌肉無則上行其疎鑿此皆水病先見病水成則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欲甚而絕者陽審其勢則為有水可疏鑿其水

以喉古則為消渴之徵也及其病水成則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為從權

救急之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溫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己川椒目以導之守

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陰虛渴飲水多而小便不利積於腹中而為腹滿固事之因而腫者其何也答曰水必得此緣利

遇飲水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則水從及汗自出者雖聚而常行自當愈行也而半散滲淡之藥不足特耳

此言客水成腫易成而亦易愈調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有一張姓者瘡愈後日飲水數升

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木通服之三日溺時莖痛一日夜尿不及半小盞尿盆底如硃砂日更醫遍服利水之藥

形腫日增有一老醫為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湯一服許以半月必愈服至二十餘日不效

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鼻準黃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

緩象直告之曰此證誤在前醫救在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另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與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蛤蚧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後再服前此之藥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丸湯之法導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之弗明也詳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白之鐵案亦以見醫術挾時命而行

正水病久則相傳而繫病而心水者水凌於心陽其初則有五臟之心火氣鬱則其身重而少氣鬱而不洩致不得臥煩而躁陽虛不能下交於其

人陰腫肝木肝水者脾氣凌肝則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生小便續通肺金肺水者脾氣凌肺則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水者水氣凌脾其腹大四肢苦重脾土脾水者脾氣凌脾則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氣上通於心心火心水者脾氣凌心則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陽之氣下達水府腎水腎水者脾氣凌腎則傳於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肝氣橫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衝逆水則時時津液微

則其足逆冷虛不能上會則其面反瘦此分晰五臟之水以補內經所未備使人尋到病根察其致病之臟而

治之不域於脾肺腎通套成方以試病則善矣

師曰諸有水者分其內外表裏而治之不腰以下腫陰為主當利小便腰以上腫陽為主當發汗乃愈沈自南云此以

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部先腫即

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於

皮毛陽氣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竊謂

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即麻黃附子湯

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即括蓆瞿麥丸之類然開腠通陽而利小便必兼變法乃為第一義耳按時醫治水病只守二方一曰五皮飲桑白皮橘皮生薑皮茯苓皮大腹皮各二錢取其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紫蘇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已澤瀉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肉桂之類血

血分病者以經人之病以經為主也或有人問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

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尤在涇云此復設問答以明血分水分之異血分

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者謂之病人不苦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向當微效喘

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不為寸口脈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寒沉緊相搏則微水結在關元始時

寒尚微年盛邪不勝不覺至陽良之後前此所謂榮衛中稍相干陽相損陰加盛而結之寒微動經腎氣上衝咽

塞噎膈下急痛難治之法當溫經散寒之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不得病氣難繫而不去其病根不除復重吐之

一則大下以傷其胃一則吐傷其胃家虛煩燥欲飲水大下以傷其胃家虛煩燥欲飲水大下以傷其胃家虛煩燥欲飲水

手足浮腫又與革應九下其水雖非治其病根當時如小差此後食飲過度腫復如前加胸脇苦痛象若奔豚且

其水氣揚溢時則效而喘逆者治當先攻擊甘遂湯類衝氣令低而止乃治其效湯等甘五末並半破止其喘

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先治衝氣新病而水病當在所後雖強治病必溯其源而求之徐忠可云此言正

水之成有具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新病為急 按第十二章痰飲咳嗽病有小青龍

湯加減五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茲試為各證補言其風水其脈必浮而其為本證之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微論到諸者一見身重脈浮汗出惡

未及而並出其方風水其脈必浮而其為本證之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微論到諸者一見身重脈浮汗出惡

無疑防已黃耆湯主之若兼中不腹痛者加芍藥之 按此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中風證也蓋以太陽

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脈浮者乃挾濕氣無疑矣故以

防已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已生漢中紋如車輻主通氣行水者木解肌散濕助決瀆之用葦葉草和學衛補

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

知耳徐註謂為補脾之虛誤矣

防已黃耆湯見濕病尤云

風水濕多而此則為惡風一身悉腫風多脈浮不渴病在表而不在裏續見自汗出身無大熱其微熱不法越婢湯

主之 徐忠可云上踞身重則濕多此第一身悉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以猛劑劇之 惡寒
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木並驅濕矣

越婢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

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 風水加木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煩悶不眠 四肢蟲蟲動者更為皮水 此為皮水證出其方治也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耆

桂枝 各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

三服

一身面目黃腫 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臟腑之表裏也 越婢加木湯主之 欲逐發其汗 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此為裏水證

出其方治也

越婢加木湯方 見上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 二兩

麻黃 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

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 即為石浮者為風 即為風無水而為虛脹者為水 而為氣氣病不為水 病發其汗即已 然汗之法各有脈沉者水在少陰宜麻黃附子湯 脈浮者水在皮毛宜杏子湯 此為石水證出其方也而並言及風水

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旨時又有借賓定主之法漢文已開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 三兩

附子 一枚

甘草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

合日三服

杏子湯方 問恐是麻黃湯
仁甘草石膏湯

通而不厥而皮水漬而日久腐者厥而不順之證也蒲灰散主之 此言皮水漬爛謂之厥出其外治之方也諸家

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

蒲灰散方 見消渴

問曰黃之證異別其名曰黃汗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汗脈自沉前此

其病源何從得之 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腠理客水之氣從毛孔而入其

然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風所致者雖無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風內返亦是水宜者芍桂酒湯主之此為黃汗

也凡脾胃受濕濕久生熱濕熱交蒸而黃者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氣推之也

證出其方治也 尤在淫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不惡風為異其

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熱被水遏水與熱得交

蒸互鬱汗液則黃黃者桂枝芍藥行陽益陰得苦酒則氣益和而行愈固蓋欲使榮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云若

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遂行久積藥力乃自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又云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

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

身疲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併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

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 五山 芍藥 桂枝略三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

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 陽被鬱而兩脛自冷身熱而脛冷為假令一身發熱此屬臈節不為黃汗也然黃汗鬱證食已汗出中

熱而外汗又身常入暮盜汗出者乃藥中之熱乘此之皆責榮氣之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出於外也久久其身必

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而感於外是也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也然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

又若從腰以上汗出腰以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臃弛痛如有物在皮中之狀不能使捷劇而未經者則窒於不能食
壅於肉身疼重心而煩躁下而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而要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不能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出一桂枝加黃耆之方法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略

甘草

黃耆 各二兩

生薑 二兩

大棗
枚十二

六味以水八升

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煩更啜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遲微則病知其為不及氣遲則知其不足於氣即為寒合寸口跌陽而寒而氣不足即手足逆冷蓋以陽氣起於四肢以貫一身而調榮衛故也

主氣為諸陽所屬要知膀胱內主津液之灌注則陽熱氣不通即身冷陰液氣不通即骨疼此陰陽之合

為陽中之陰外主陽熱之布運則為陽中之陽

俱通則陽而惡寒陰前而陽不通則陽燄庫不仁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總由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太氣一轉

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藥則失氣邪從大便虛者得藥則遺溺邪從小便湧溢而行病之所以散者一氣主之故此非黃

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之往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而致破太過者有之或因溺有瘀滯隨鬼痞鬼重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

初時不覺及覺而始治之則已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廬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景微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病單鼓

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倪令人尋繹其旨於言外按尤目南以天氣二字貫鹽中之宗氣而言頗為得鮮俞嘉言寓意舉凡人身胸中空廣如大空地氣

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雲行雨施而後滋潤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臍中位於臍內，膀胱位於臍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潤善容而臍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先脹而臍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孫腎。腎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臍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臍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徐忠可云：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血為主用，故論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氣不轉。惟上下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氣分大氣下

氣分大氣下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

其勢亦已甚矣然不宜攻其氣而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此承上節

止用辛甘溫藥行陽而化氣以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略三

細辛

甘草

麻黃略二

附子炮一枚

大棗十二

右

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此桂之陽散行於周身乃有是家

若夫病源不同而病形相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證當辨而知其餘水飲所作乃氣分之大有別也

枳木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

治風水脉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

陰難以屈伸

方風濕

金匱要略淺註卷七

黃瘰癧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者風與濕相搏而不去非若寒中風所以然者風得濕而變不寒而苦煩脾病色必黃脾以痰之熱以外行則肢體而此以寸口脈而言黃瘰癧初時之病因也

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殺緊則為寒寒則為滿脾病者必生濕是胃熱也凡脈浮為風傷於脾

陽脈緊為寒傷於脾是腎得風生熱脾得寒凡風熱寒濕相搏其氣必歸脾胃脾胃食穀即助其熱眩殺氣而不消

則胃中苦濁濁氣當下流若小便不通則濁雖下流而陰陽被其寒而熱流入膀胱一身之肌表故主

身體盡黃名曰殺瘰癧而黃成於殺氣也此言跌陽脈以明胃熱脾寒鬱而成瘰癧又言腎脈浮跌陽脈緊為腎熱脾

寒亦能鬱而成瘰癧又歸於膀胱之不能化氣以膀胱主一身之肌表不化氣則濕熱無去路而亦成瘰癧其病雖有各

經之不同而總以脾胃為主故以殺瘰癧結之

額上心之部也腎邪重而黑通於心則微汗出手心名勞宮屬心足心名湧泉屬手足中熱酒主腎腎薄暮即發

膀胱為腎外府必急小便自利度熱從腎出故名曰女勞瘰癧至腹滿如水狀而敗不治此為女勞瘰癧而

另言其證也

脾脾黃色有目於酒者酒多濕而心中懊懣而熱熱則不能食熱上衝時欲吐酒氣重而作黃名曰酒瘰癧此言酒

瘰癧之證也

瘰癧病屬胃者多而陽明病者必脈遲其胃弱可知如胃食難用飽飽則不運大發煩胃中填塞上下俱阻頭眩者

阻於下小便必難此因殺氣鬱而生熱而非欲作殺瘰癧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脈遲為故也此言胃虛欲

作殺瘰癧之證也

上言心中懊懣等證酒瘰癧之夫病酒黃瘰癧也水出高原上焦濕熱既或其下必小便不利然其有確切不候日心中

熱從心熱來其小便不通其不足下熱又不足於中其為酒瘰癧證也酒黃瘰癧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而無熱

心熱則靖則言了然亦有心中無熱腹滿為欲吐又喻象燥則知其為陽明證無疑夫腹滿宜下欲吐宜下而不可

吐必其脈浮者為邪近先吐之沉弦者為邪近先下之而清息也○尚未可定也若酒瘰癧心中熱有欲吐之意者

嘔吐之則愈 上言可下為無熱酒瘰而心中熱病下之則傷其下其陽明之邪乘下之虛久久為黑瘰

目青而黑 此原雖曰黑瘰而其心中重氣如噉毒壅狀此於變證中看出酒瘰其面目也

膚水之不仁 此絕類女勞瘰可知其為酒瘰也其脈浮帶弱其雖黑而微黃故知之此四節言酒瘰之相因

為病以補二條俱懷等證所未備也

師曰病黃瘰 濕熱也濕淫於內則煩渴發熱煩渴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火劫逼其汗以熱兩熱相

所得然 使熱不與濕合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一身盡發熱而黃而壯熱是胃大熱而令大熱

在於裏 當下之此概言黃瘰有因誤火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瘰病之常獨熱在裏者為瘰病之變

使人分利論治也

瘰病將成未成必先見有一脈沉澀 渴欲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濕熱與熱合交相蒸鬱皆不可下發黃

二證而可卜之凡病在裏則脈沉澀 渴欲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濕熱與熱合交相蒸鬱皆不可下發黃

將成欲人圖之於早不俟其既成而藥之意含言外

黃者土之色也土無定位寄黃瘰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 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治之者當十以上即瘰不瘰

瘰瘰之病也 若反劇為土氣不能難治此言黃瘰之愈有定期欲醫者期前而速治也按沈自南云此取陽

病陰和陰病陽和為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瘰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

大衰故治之須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為定期若至十以上上陰氣復則當瘥而反劇者乃

脾陽亢極陰氣化滅故為難治此雖非正解亦互相發明

瘰病是鬱熱瘰而渴者 內熱更甚其瘰難治瘰而不渴者熱從外宣內其瘰可治發於陰部

陽部 表為陽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此以渴不渴別瘰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

殺瘰之病 其初多病寒熱則不食寒熱止時食即上頭眩塞而心胸不安發黃為殺瘰以茵陳

蒿湯主之 此為殺瘰證而出其方也徐忠可云前第一段論殺瘰不言寒熱而有小便不通第二段論殺瘰不

言心胸不安而有小便必難此獨不言及小便蓋殺瘰證亦有微甚不同前所云小便不通此勢之甚急者也所

云陽明病脈遲者小便必難乃既見陽明證而因脈遲挾虛以致不運此表病中之間有者也若此云寒熱則非二三日之病矣不食食即頭眩則雖眩而食未嘗斷可知矣故曰久久發黃見遲之又久乃相因而為病其勢漸而緩則小便亦未至不通耳然觀方下註云一宿復減此亦必小便不快而腹微脹可知但不必專責之耳穀瘕三證止出一方蓋陽明病一至發黃則久暫皆宜開鬱解熱故此方實為主方若陰黃則後人以附子合茵陳乃此方之變也按心胸不安與酒瘴之心胸懊懣亦不同彼因心中熱至有無可奈何之憂此言不安僅微煩也即陽明脈遲證所謂發煩頭眩耳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

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是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凡發熱而不惡黃家當中西之日哺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脫中時氣知注於膀胱而時氣寒為陽明病若黃家時名曰日哺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脫中時氣知注於膀胱而時氣血注於膀胱必急勝既少腹亦滿其身雖盡黃而額上獨黑一身雖熱而足下尤熱因身不獨熱而上而身上下皆作黑瘕瘕其中猶有可畏者腹其腹脹而水狀大便必變黑而時溇此女勞之病腎熱而脾濕水之不行病也但證腹滿者為陽氣併難治以硝石礬石散主之此為女勞瘕出其方治也立論獨詳所以補前之未備也

硝石礬石散方

硝石 熬黃

礬石 燒等分

右二味為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

是其候也

酒瘴前論已詳似可心中懊懣為此證或熱痛為此證中之梔子大黃湯主之此為酒瘴而出其方治也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枳實 五枚

豉 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諸凡病黃家小便為黃化之主但利其小便下氣通則諸氣自不能久鬱假令脈浮則氣病全歸於表當以汗解之且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此以下皆治正黃瘕方也徐忠可云黃瘕家不獨穀瘕消瘴之勞瘕有分別即正黃瘕病邪乘

虛所著不同予治一黃瘰百藥不效而垂危者見其偏於上令服鮮射干一味勸許而愈又見有偏於陰者令服鮮益母草一味數勸而愈其凡有黃瘰初起非係殺瘰酒瘰女勞瘰者輒令將車前根葉子合搗取自然汁酒服數碗而愈甚有臥床不起者令將車前一味自然汁數盞置牀頭隨意飲之而愈然則汗下之說亦設言以啟悟其可無憂通耶

桂枝加黃耆湯方見水

諸黃緣滋熱經久變為堅燥譬如蠶越濕合無聲而成黃熱久則濕去而乾也 諸膏髮煎主之 此言黃瘰中另有一種燥證飲食不消胃脹有燥柴

者而出其方治也徐氏謂為殺氣實所致并迷治友人駱天濟黃瘰腹大如鼓百藥不效服諸膏髮煎各四兩一劑而愈 按此條師止言諸黃二字而未詳其證余參各家之說而註之實未愜意沈自南註浮淺又極附會余

素不喜惟此條確有悟機姑錄而互參之其云此黃瘰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濕入於血分久而生熱鬱蒸氣血不利證顯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晦晦即為陰黃當以諸脂潤燥髮皮入血和陰脾脾胃之陰得其和則氣血不滯而

濕熱自小便去矣蓋瘰皆因濕熱鬱蒸相延日久陰血必耗不論氣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陰故云諸黃主之

諸膏髮煎方

諸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黃瘰病

諸其常用表裏兩解法者以

茵陳五苓散主之

茵陳五苓散主之 則為推枝加黃耆湯證矣當知此方非治黃通利之方

此為黃瘰而

出表裏兩解之方也徐云治黃瘰不貴補存此以備虛證耳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黃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

東寶也黃瘰自汗出也

此為表和裏實者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此為黃瘰而出其

裏實之方也視梔子大黃及茵陳蒿湯較峻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

黃柏

硝石各四

梔子十五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

升頓服

黃瘰病當赤短若小便色不變且欲自利其無內熱確鑿腹滿而鳴非裏有氣或乃為虛滿不可以寒下除其熱

執除胃必作寒而噦噦者宜先調其胃降其逆小半夏湯主之此為黃瘰之虛證誤治增病而出其救治之方非謂

小半夏湯即能治黃瘰也後人以理中湯加茵陳蒿頗有意義

小半夏湯方見痰

諸黃腹痛而嘔者邪起土也宜柴胡湯此言黃瘰有土受木尅之證以柴胡湯治其嘔痛亦非謂柴胡湯治諸黃

也止言柴胡湯未分大小意者隨見證而臨時擇用也

柴胡湯方

男子黃小便自利知非濕熱交陽之黃而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此為虛黃證而出其方也黃證不外於鬱虛得補

則氣暢而鬱開鬱開則黃去矣單言男子者謂在婦人則血分有熱正未可知又當另有消息也尤在涇云黃

瘰之病濕熱所鬱也故在表者汗而發之在裏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濕而燥者則變清利為潤導如

豬膏髮煎之治也不熱而寒不實而虛者則變攻為補變寒為溫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證錯出者則先治兼

證而後治本證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論黃瘰一證而於正變虛實之法詳盡如此其心可謂盡矣

附方

瓜蒂散治諸黃疴病按刪繁方云服訖吐出黃汁亦治脈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瘰

麻黃三兩右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第十六

寸口脈動而弱自外至氣則動動即為驚悸自內傷氣弱則為悸外有所悸內不自主則脈動而弱有驚

言驚屬外一邊悸屬內一邊驚悸並見為內已虛而外復干之也

師曰以上越而妄出者由肝腎之熱無過之也若其人脈浮則知腎有目睛暈黃則知肝有蓄熱矣衄未止若革